

詩語背後

龍行龍龍

◆ 木木

母親80歲了，一直住在家鄉小鎮。農曆二月二是她生日，與弟弟妹妹相約，回老家吃了一頓團圓飯。返程特意選擇坐火車，與四年前的一段經歷對照，頗有感觸。

2020年1月底，我乘坐剛開通不久的黔張常鐵路列車經長沙回深圳。當時，新冠疫情正處於擴散期，乘車的經歷有些特別。從候車、上車到下車，全程十多個小時，都戴着口罩，基本上沒有與人說話。去了兩趟廁所，此外就沒有任何走動。乘客似乎平常多，但也坐滿了七八成，以前坐火車司空見慣的神侃與喧嘩卻沒有了，吵鬧和爭執更沒有。一種小心翼翼的忌憚，瀰漫在空氣中。打從十幾歲開始與火車打交道，從來沒坐過這麼安靜的火車。偶爾聽到車乘人員交接工作和發布行程通知，聲音也是輕輕的，語速很慢，近乎溫柔。

黔張常鐵路，顧名思義，起點重慶黔江區，途經湖南張家界市，終點湖南常德市。這片地區據說是陶淵明筆下桃花源的原型，喀斯特地貌明顯，高山大壑密布。鐵路沿線有橋樑190座，隧道100條，橋隧比高達78.1%。印象中，剛出隧洞就上橋樑，橋樑盡頭又是另一條隧道的起點。最高的阿達江特大桥，橋墩高100多米；最長的武陵山隧道，全長近10公里。在這樣的地質結構中穿行，天光晦明交替，彷彿有一種穴居的錯覺。2020年正值鼠年，而鼠是典型的穴居動物，大疫當前，專家反覆呼籲要減少人員流動，以阻斷病毒傳播途徑，大約也是這種穴居感產生的背景。只是當時怎麼也想不到，疫情會愈演愈烈，持續三年有餘！

此次出行，雖然走的還是這條山區鐵路，季節也差不多，感受卻完全不同了。今年是龍年，所謂龍在天，又逢「二月二，龍抬頭」的日子，有一種萬物復甦的氣勢撲面而來。更巧合的是，中國文化龍鳳並稱，火車駛出黔江後，先是停靠「來鳳」站，繼而停靠「龍山」站，不由人不聯想到長長的列車恰似一條巨龍在千山萬壑間盤旋，龍飛鳳舞，勇猛精進，氣韻通達。接二連三的橋樑和隧道，不但不讓人感到壓抑，反而成了游龍戲鳳的舞台。

最讓人感懷的，還是車廂裏瀰漫的煙火氣。由於是中途上車，沒有買到臥鋪，硬座

也處於滿員狀態，還售出了少量無座票。車廂裏侃大山的，吃零食的，逗小孩的，翻雜誌的，打瞌睡的，凌亂而有序。車廂連接處站着三三兩兩的煙客，或倚車廂門，或靠盥洗台，吞雲吐霧，自得其樂。廁所的門向來是關不嚴實的，一種濕漉漉的混雜着排泄物的氣息，不時從門縫裏飄出來。列車員推着食品車來回叫賣：啤酒白酒礦泉水，花生瓜子八寶粥。肚子本來不餓，我還是即興買了一小瓶濃香型白酒，酒名很特別，叫「我是小紅軍」，就着一副醬鴨架，津津有味地吃喝起來……

年輕時外出求學，一年裏免不了要經歷幾次這樣的生活。幾十年過去，歲月彷彿在火車廂裏凝固了，乘車人換了一批又一批，人們的姿態甚至表情卻都沒有變。這幅似曾相識的火車旅行風情畫，喚醒了我青少年時代的記憶。不禁想，太陽底下並無新鮮事，在你沒有參與的場合，生活仍一如既往地前行。真要是見過世面的人，當知隨行就市，順勢而為，方可上得廳堂，下得廚房，識盡人間真味。

今年春節期間，有一句拜年話很是流行：龍行龘龘。「龘」由三個龍字組成，形容龍飛翔時的樣子，象徵非凡的力量和速度。中華文明五千年，龍從上古圖騰到近世祥瑞，逐漸演變為民族的精神象徵與文化符號，各種龍形物或具象或抽象，遍及大江南北，中國人也因此被稱為「龍的傳人」。在十二生肖紀年中，我們對龍年總存有一份特別的期許。龍行龘龘，正是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裏，能夠像龍一樣飛天翔雲，自強不息，創造輝煌。

由於自己生肖屬龍，我對龍的符號意義便多了幾分留意。龍飛九天，其意象，在剛健威猛，在變幻無窮，更在綿延不絕。

老家所在的黔江區石會鎮，地處重慶與湖北湖南三省交界處，屬於歷史上中原統治與千里苗疆的結合部，居民來自四面八方。趁著這次回老家，去拜謁了幾處祖墳，大致搞清楚石會陳姓歷代祖先的遷徙之路，深感人生維艱，亦從中感受到一種頑強的文脈傳承。清康熙年間，始祖陳明仲在湖廣填四川、改土歸流等政策背景下，從江西輾轉遷往石會鎮西部一個名「老鶴窩」的小山村。



◆ 火車上售賣的小瓶燒酒。作者供圖

生活兩代後，遭匪禍，三世祖陳祥再啟跋涉，舉家遷往長江邊的豐都縣。陳祥生二子，長子陳朝望，次子陳朝遠。數年後，陳朝遠一脈定居豐都，陳朝望一脈重返老鶴窩。朝望生四子，名策、俊、謀、舜。自此，陳氏五世繁衍，終於在延慶站穩腳跟。四兄弟成人後，分家立業，遷往四村八鄉，為了家族傳承有序，立下統一字輩：

廷芳崇孝友 家瑞在詩書
祖訓惟和一 宗聯尚義初
仁文昌五世 川江已延譽
鵬里萬飛翔 餘光耀京都

短短40字，若以20至25歲為一代，一個輪迴下來，便是千年光陰。其間傳承的，有道德教化，有家族歷史，也有祝福期待。陳氏以「仁文昌五世，川江已延譽」為基礎，第六世開宗立派，終希望「鵬里萬飛翔，餘光耀京都」。筆者屬「瑞」字輩，作為朝望公一脈，曾旅居北京十六七年，供職於中央有關部門，不知能否稱得上先祖心中的「餘光」。即使是這一縷微弱之光，亦經歷了十二世傳承。

印象極深刻的，是朝望公墓碑正中那行「皇清待贈顯考陳公諱朝望老太君之墓」篆刻大字，歷經數百年仍清晰可辨。其中「待贈」二字頗有講究，表明墓主並未獲取功名，等待子孫後代科舉及第後追加封贈。這不是徒慕虛名，而是殷切期待。由此可見，龍的傳人，既是血脈傳承，更是文化傳承。

如果說坐飛機可以節省時間，節省的時間可以更好地生活，那麼坐火車本身就是生活。一路的體驗和感悟，可遇不可求。回到深圳，到了家門口，才發現小區旁有一條街道名叫「龍城路」。街道上有家專營牛羊肉的熟食店，心念一動，進去切了一斤醬牛肉，一斤烤羊排，帶回家，倒一杯威士忌，慢慢享受……這就是生活，龍行龘龘。

字裏行間

◆ 黃仲鳴

牟松庭筆法

在所謂「新派武俠小說」興起前，香港一地，最風行的是「技擊小說」，名家如朱愚齋、我是山人、念佛山人等。1950年代中，梁羽生、金庸冒起，技擊小說才漸衰落。而大多數論者俱認為新派武俠的鼻祖為梁羽生，發揚光大者為金庸。不過，只要我們翻開舊報，在梁金之前，已有蹄風、牟松庭兩人在寫「新派」，即是非如朱愚齋等人所寫之「技擊小說」。

這裏且說牟松庭。他的武俠小說，計有《山東響馬傳》《關西刀客傳》《紅花亭豪俠傳》《張文祥刺馬》等，論者指他文筆古茂洗練、博聞廣識。這八字評語，確是恰當。然而，這八字用來形容他的歷史小說，同樣恰當。

牟松庭只是他眾多筆名的一個。他是誰？邵慎之也。他還有筆名高旅，也是響噹噹。有人說，他用高旅寫的歷史小說《杜秋娘》，允稱佳作，也普為人知。《杜秋娘》，1962年於《新晚報》連載，再而出單行本，被譽為「香港早期歷史小說的佳作」。不錯，單從文筆上來說，高旅確比南宮搏為優。另有一部歷史小說《玉葉冠》，卻少有人談及。其實，在文筆和氣勢上，《杜秋娘》都有所不及。

《玉葉冠》寫於1981年，也是先於《新晚報》連載，1986年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印行。《玉葉冠》的背景乃唐初。所謂「玉葉冠」，是唐高宗武后之女太平公主的冠名。冠是以玉為飾，為稀世之寶，唐鄭處誨《明皇雜錄》卷下：「太平公主玉葉冠，號國夫人夜光枕，楊國忠鎖子帳，皆稀代之寶，不能計其值。」唐李群玉《玉真觀》詩：「高情帝女慕飛鸞，紺髮初簪玉葉冠。」引申為女子中的佼佼者。高旅在《序言》中說：「玉葉冠為西川節度使所進，西川武南韶、緬甸，以至堅昆、採玉河，都是產玉的地方。」又說玉葉冠「異於凡俗，不列廊廟，卻超乎一切之上」，高旅用這「冠」、這飾物為針為線，「穿」出「引」出唐初的宮廷鬥爭故事，寫來可歌可泣。開篇即有牟松庭的「武俠筆法」：

「唐咸亨元年（西元670年），天西採玉河谷，來了一個波斯客，40來歲，帶一個少年隨從，牽兩匹駱駝，冒着初春的北風從漠漠的黃塵中，走向採玉河谷。當時夕陽銜山，紅霞滿天，山頂的白雪未化，抹上了一層金紅色，一片寧靜。」

在細節的描繪上，高旅也十分細膩：「於是她（指太平公主）又把玉葉冠戴在頭上，對着鏡子，俯仰轉側了一會，直覺得自己神魂飄蕩，悠悠忽忽，如癡如醉，才把它收進錦盒。」

書中描寫反武則天的政變，也是有聲有勢，值得一看；另場宮廷之爭，太子叛變失敗，也是扣人心弦。高旅此際的《牟松庭之筆》，也突顯出來。可惜，他的武俠小說，我在舊報上看過他的《山東響馬》，其餘如《張文祥刺馬》《山西刀客》卻緣慳一面，甚為悵悵。無論歷史小說、武俠小說，高旅這作家，我們不能忘記。



◆ 書中描寫的宮廷政變，扣人心弦。作者供圖

粵語講呢啲

◆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金庸改名堪稱一絕



《粵語講呢啲》金庸改名堪稱一絕

「苗」係指「嘉禾」英文名稱中嘅「Harvest」，幼苗長出嚟就係「秀」。改做「苗可秀」係希望她越嚟越秀麗。

以上解說不盡不實，而是全然失實。「嘉禾」英文名稱中的「Harvest」指收成，有收成就有禾而非苗；「苗」指禾苗，初生未開花的穀類植物而非長出後成「秀」。取用「苗」做姓氏是她正正是嘉禾新簽有侍開花的演員。改作「苗可秀」也不是希望她愈來愈秀麗，而是另有所望。「秀」指傑出人士；「可秀」可理解為可以成為傑出人士。如是者，改名「苗可秀」是期望或預祝「嘉禾」這顆新星不日可以發光發熱、大紅大紫。

雖然金庸用上了「苗人鳳」的姓氏和「李可秀」的名字拼湊出「苗可秀」這個藝名；但事實擺在眼前，取名「苗可秀」完全切合情境與願境，屬天作之合之選。

話說回來，金庸改名堪稱一絕；筆者就拿幾個來談談。對於人物的姓氏，金庸很多時都會選用較冷僻的姓氏又或者複姓，令人對這些人物有一種高深莫測的感覺，如：完顏萍；苗人鳳；袁千仞；曲非煙；岳不群；慕容景岳；公孫止；令狐沖

另外，文學根底深厚的金庸，改的名字自是富有文學色彩，如：

張無忌——「無忌」出自「百無禁忌」。張若谷——「虛懷若谷」指心胸寬廣如山谷能容納萬物。「若谷」就是形容能接納他人的意見。文泰來——「否極泰來」指情況壞到極點後逐漸好轉。「泰來」就有愈來愈好的意思。岳不群——「不群」非指不合群，而是指「卓爾不群」中的「不群」，有超越眾人的意思。苗人鳳——「人鳳」出自「人中龍鳳」，借指眾人中的佼佼者。

袁千仞——八尺為一仞，「千仞」形容非常高。王語嫣——「語嫣」指這個女孩子說話很美，語笑嫣然，進而使人感到入也很美。李沅芷——「沅芷瀟瀟」出自《楚辭》，指生於沅瀟兩岸的芳草，比喻高潔的人或事物。曲非煙——道家認為仙人超凡脫俗，辟穀不食或不吃熟食，「不吃人間煙火」後用來形容具有仙氣或靈氣的人。「非煙」就是含「不吃人間煙火」的意味。另外，「步非煙」是唐小說中人物功曹參軍武公業之妻，貌纖麗，善文墨。李莫愁——梁武帝《河中之水歌》中有載：河東之水向東流，洛陽女兒名莫愁。十五嫁為盧家婦，十六生兒字阿侯。「莫愁」此名除出自這首詩歌，還有不用愁的意思，這不就是人生的至高境界嗎？

2024年是金庸誕辰100週年，筆者今期跟大家交代一下這位武俠小說大師的一段軼事：

1970年，邵逸夫的重臣鄧文懷離開「邵氏」自立門戶，開創「嘉禾」。沒班底的嘉禾立刻招兵買馬，簽了數名他們認為有潛質的女演員，其中一位是土生土長的陳詠嫻。

1970年某天，嘉禾一班同事帶同陳詠嫻與金庸午膳。席間金庸說陳小姐青春可人，近乎天上有地下無那種。如所周知，金庸筆下小說人物的名字都是很獨特的。有人便提議金庸替她起個藝名。才思敏捷的他隨口就給這個漂亮女孩子起了個藝名「苗可秀」。苗可秀總算沒辜負這個名字，憑藉嘉禾不創業作《天龍八將》《鬼流星》與票房破百萬的《刀不留人》，迅速竄紅，還獲封「嘉禾公主」，前途一片光明。綜合當時外界對她的評價，不離：驚為天人；端莊高傲；卓爾不群；富女性美而不沾脂粉之俗

有人說她比林青霞更美，連日本傳媒也專程來港跟她做訪問，可真非同凡響。即時跑出的苗可秀轉頭便遇上了李小龍，由《唐山大兄》的小配角演至破盡香港及東南亞票房紀錄的《精武門》和《猛龍過江》的女主角；想不火紅，難矣！

對於苗可秀這個藝名，金庸從來沒向外界交代過構想何來，坊間一直流傳以下的講法：

生活點滴

◆ 吳翼民

甜美的大雜院

一說起大雜院，似乎總和雜亂無序勾連在一起，殊不知我曾經居處的那個大雜院雖然也雜亂無序，卻蘊含着幾許的甜、幾許的美！

那天去農貿市場購物，眼前忽地飄過一個身影，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的身影，我立即從記憶深處搜索起來，——她不是大雜院的鄰居、在一家滷菜店當櫃的阿妹麼？哎呀呀，一別數十載，外貌是老了不少，但美麗的風韻依然在呀。我與她認出了彼此，就互相打起了招呼，讓人出乎意料的是她第一句話就是：「請你到我家來吃飯啊！」接着道：「從前店裏有名的醬排骨，我自個兒也會燒製，不比店裏的差，尤其是那滷汁……」我欣然應允着，還想跟她嘮上幾句，熙熙攘攘的人流把我倆給沖散了，她回過頭再添一句：「來吃醬排骨，醬排骨的滷汁啊……」而後人潮就把她捲走了。我沒有去追上她，尋思人與人太抵就是萍與萍，水的流動偶爾將兩萍漂浮到一起，忽而又漂浮開去，真是蠻奇異的。適才她開口請我去她家吃飯，半是敷衍半認真，她既然請我去吃飯，卻連家庭住址和聯繫方式也沒告知呀，但我相信她是真誠的，因為許多年前我們都在那個大雜院生活過，低頭不見抬頭見，多麼的稔熟。夏天許多人家在大雜院吃「風涼飯飯」，抬着飯碗，她也會熱情大方招呼一聲：「哎呀，來嘗嘗我自己燒製的醬排骨。」我腼腆謝辭了，接着她還會邀請一聲說：「想吃醬排骨了，就到橋邊大三珍來找我呀。」這句話卻鑽進我的耳朵，沒有從另一耳朵溜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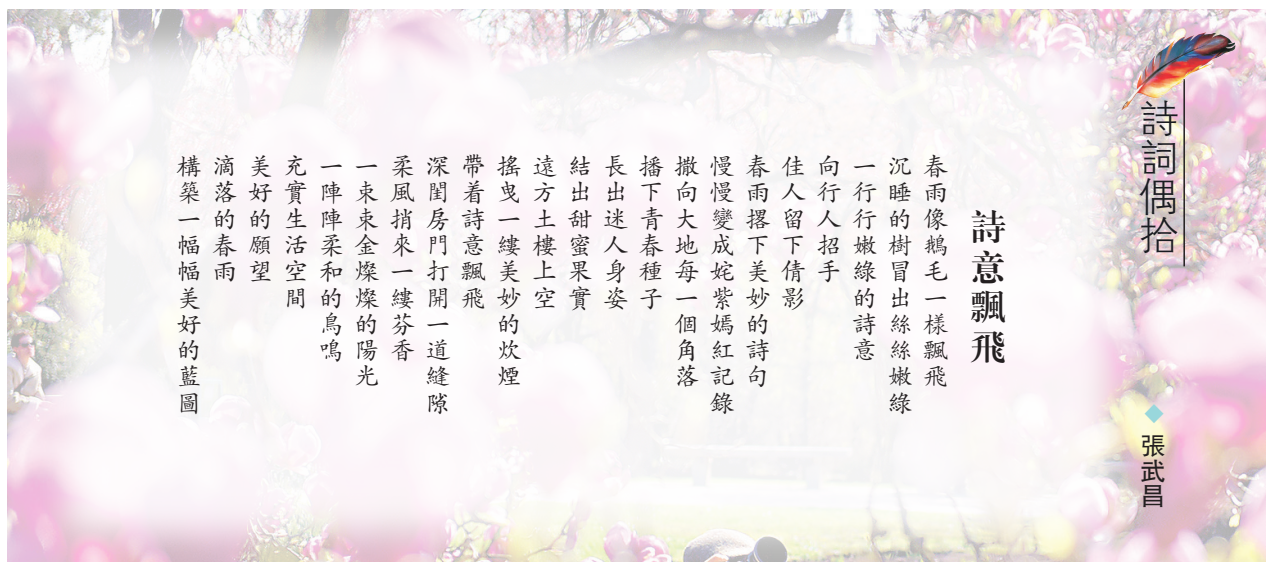
「想吃醬排骨，就到橋邊大三珍來找我呀。」我記着，不久果真踐行了，一次在蠶蟲勾誘下，我帶着一隻蓋碗去了橋邊有名的滷菜店大三珍。

哟，大三珍門面尋常，但因阿妹當櫃而立，即刻生色不少，真是一位風韻十足的少婦，還有裊裊飄出的排骨香味，真是「食色」俱全，吸引得許多顧客駐足購買呢。她看到了站在外面的我，便招手讓我走近，敏捷取

過了我遞上的蓋碗，迅速裝妥稱好，用勺子狼狽舀了幾勺滷汁，而後就報價付款。我拿起蓋碗着忙離去，走一段路後打開蓋子一看，艷艷濃濃的滷汁幾乎從蓋碗溢出。那天她下班後還特意到我家說一聲：「排骨分量不能做手腳，滷汁可以多放些，不違規，這滷汁啊，免進什麼菜裏都好吃呢。往後啊，只管來買啲。」我連連稱謝，明白了她原則性和靈活性把握得挺好，讓我佔了大便宜呢，這讓我聯想起孩提時關於醬汁肉和百葉結的往事，——那時故鄉蘇州春季最誘人的當數各家滷菜店的時令美味醬汁肉了，但拮据的家境很少讓我等孩子們有此享受，我偶或去買一次，母親總會囑咐我讓掌刀師傅多加點醬汁，醬汁不要錢，其味卻和肉同樣可人。我照此而行，伸長頸項踮起腳，望着師傅在碗裏夾肉添汁，添汁用的一把小刷帚，就那麼一刷，醬汁總是薄薄的一層。後來一度買不起醬汁肉了，改買醬汁百葉結，那味兒自然遜於醬汁肉，但聊勝於無吧。奇異的是師傅反倒會用刷子多蘸上刷上幾下，醬汁增加了許多呢，乃知掌刀師傅頗憐貧民人家的善心。那醬汁兌菜裏或用來拌飯真是絕妙……

現在如阿妹所言，醬排骨的滷汁和昔日醬汁內的醬汁一樣果真出色，拌飯好吃，免哪菜那菜就大為增色。我偶或在單位裏說起這事兒，辦公室的同事也有了慾望，次第請我代買大三珍的醬排骨。我不好推辭，尋思同事關係係重要，我平時也時常得到他們的關照，偶或來點這般的順水人情豈不美哉？因為阿妹曾放言「以後只管來買」呢。於是乎這日子我隔三差五會趕到橋邊的大三珍代同事購買醬排骨，每次排骨量準足，滷汁卻溢出許多，同事們皆大歡喜，在那個物質尚是匱乏的歲月不啻美事一樁。

就這樣，蠻長一段日子我和同事們享受着大三珍滷菜店滋潤的滷汁，覺得日子何其豐美，得感謝老鄰居阿妹，感謝甜美的大雜院。



《詩語背後》詩意飄飛